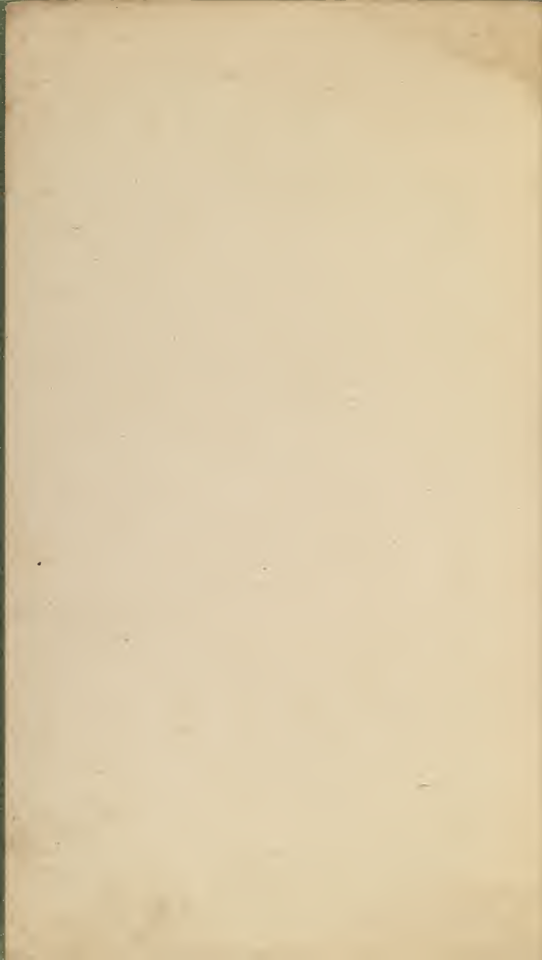
少華稿

十五

雅言
秊譜
致祭文

共十五





雷淵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雅言

霅溪集卷之二十九

雅言

文王

文王一篇將述周家受命之由而先陳文王之德蓋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然有天下者武王也而曾無一言及於武王之德豈文王之德既上協乎天則為其子孫者雖無武王之聖亦可以受天之祐而本支百世乎堯之德格乎上下而福祚止于其身又何也若謂父雖有文王之德子必有武王之聖然後天命集焉云爾則武王之

德恐不可不對揚何得專歸之福澤所及而闕然而已乎

景源曰書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命旣在文王雖未及爲天子然商郊之事文王之事也武王惡得而專其有天下之功哉且雅頌有爲文王而成者有爲武王而成者其義皆不同今述受命之故而並文武以列之則非所以明文王之功也

景源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何謂也

此亦以理測之而已天下之物以氣類相從無間於

幽明火就燥水流濕類也文王之陟降帝傍亦類也其所以然之故則理而已矣雅頌之詞大率多引上帝如大明皇矣之所稱自衆人觀之雖若杳茫荒唐而反求諸理則亦真有自然而然者矣

景源曰君子之心為善而已非以為有聞也而第二章云令聞不已卒章曰宣昭義問何聖人貴名聞之若斯乎老莊之徒以為善近名為言揚子雲以名譽加於德行之上均之非君子之道明矣君子雖不求其有聞而既有其實必有其名何必論其聞不聞耶恐後世好名之弊滋甚

文王一篇蓋追述文王之德以明周家受命之由故其言大抵皆以天命為主其云令聞不已猶舜典所謂玄德升聞而下文所謂陳錫哉周亦猶乃命以位然但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者則文王之實德無以著見故四章乃以緝熙之敬明其為德之實若曰其德不已故令聞亦不已云爾其旨何嘗有意於名譽也卒章又言命之不易而以自絕于天為戒則其所以祈天永命者莫切於宣昭義問如文王而宣昭義問亦莫切於緝熙敬德如文王故以儀刑文王終之於是乎其義足其理明矣老莊畏名而不

肯為善揚雄急名而忽於德行是終無為善之時矣
聖人以名不稱為恥非為名也亦勉其實也而已
景源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殷之曆數宜不億而紂之自絶于天故天命集于
文王今不云紂之墜命而直曰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豈天命已歸于文王而紂之賢與不賢固毋論
歟抑既云侯于周服則紂之自絶于天者其意自
見歟

下段之言得之

大明

萬物資始于天人資始于父欲言文王之聖而追述其所從來則先王季後太妊可也大明次章曰摯仲氏任来嫁于周乃及王季是歸重于太妊也思齊則又專美太妊而王季不與焉豈文王作聖太妊之訓爲多而然歟

景源曰文王性之者也而劉向列女傳論太妊胎教甚當雖謂之成文王之聖者緐太妊之賢可也大明思齊叙女士興周室之業則王季之或載或否其體宜然也

景源曰文王之聖以卑儉爲德雖親迎之際一舟

乏矣豈必比船爲橋而後度渭哉若殷時諸侯已有維舟之制則可也不然文王亦侈矣豈有周氏之文所自始而然耶

禮莫大於親迎以韓奕詩觀之百兩彭彭八鸞鏘鏘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其車馬衛從之盛如此造舟爲梁非特重其禮也想必如此然後乃可以濟其事也關雎之宮人思得聖女以配君子而至於寤寐反側則其旣得而親迎之也周民之喜樂可推而知也方其造舟之時其樂事勸功當不翅如靈臺之役則民心之所樂文王亦從之而已顧何損於儉德歟然自

周前已有天子造舟之制則文王必不敢為也

綿

綿之一篇蓋備述大王遷岐以明王業所基故語其土地之美則堇荼之徵録焉語其宮室之功則捄度築削之缺記焉亦已詳矣若其為狄人所侵而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屬其父老而去之則此實大王仁民之澤而遷邠岐周之始也顧無一言及之又何畧也二章雖云來朝走馬此何足以盡其事實歟

景源曰生民詩所以叙后稷而揄簸蹂釋之事無不載也公劉詩所以叙公劉而鞞琫登降之狀無

不載也若綿詩亦叙亶父作室之事而已耳故首章叙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及其徙岐周也始立廟社築宮其次第曲折又詳言之蓋周公之意欲成王知開國之始爾至於得民之事實不必具陳夫自夷狄而開王者之業自陶復而成廟社之制其得人成事之實奚待序述而見之歟

景源曰疏附先後犇奏禦侮此四臣者有國之所必資而興也然太王之時則毋論也豈無其人而不叙之耶將其時與文王之世不同而雖有此臣不當叙耶太王之為君在殷之盛世文王之為君

當殷之亂時其用人材者宜若不同然而無伐商之心則太王與文王未嘗異也彼四臣者安有廢於太王而用於文王也以其篇見之似非獨論文王得人之盛乃總叙周家興王之事也

詩人賛四臣之言必曰疏附曰先後曰奔奏曰禦侮云爾則其意似有所指有若閎夭散宜生之率下親上周公之輔道前後召公畢公之喩德宣譽太公之威武折衝固已合於四者之目而此皆文王之臣則朱子之斷以此歸之文王者蓋有見處矣但此章義有未詳亦不敢信其必然也

棫樸

景源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有輝光日新之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有大而化之之意其作人則同而其疆界若少有間何居

溥之然必以文王之德比而求之則恐傷興體朱子說當深味之

思齊

景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至也者自近及遠之辭也傳曰兄弟一身也妻子胖合也宜無親疎之別而先妻於兄弟何也且兄弟之間友愛之道雖

無妻自可以行焉豈待刑于妻哉常棣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朱子曰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此先兄弟於妻子者也夫妻子兄弟之間其御之當用一道而或先焉或後焉豈有旨義之不同者耶

兄弟主乎恩恩全於愛故仁人之於兄弟惟友弟是篤常棣一篇是也夫婦主乎義義成於嚴故君子之於家人必修已以示儀法思齊二章是也蓋閨門之內親褻之時比兄弟恒多袵席之間馴養之難比兄

弟尤切故君子謹之先成教於家而後兄弟九族慕效而感化之矣舜之友象至矣堯必以二女觀厥刑豈謂以舜之聖必待二女之助而後加愛於象哉其意若曰兄弟愛而已非可以儀法先也將待刑妻之有則正家之有教然後聖人功化可得而見也恐不可以親踈先後有疑於此章之旨也常棣燕兄弟而作故以兄弟為重然所謂妻子好合和樂孺湛者只道其親愛之情而姑未及於儀則刑法之事果能刑家如文王則兄弟初無不翕之理矣

景源曰不聞亦式聞譽也式法也雖德之不揚譽

於人者而亦無不可法言幽隱之行篤至也
甚得之不待譽聞而其德無不可法在燕私之時也
不待諫諍而其善無不入矩在朝廷之時也

皇矣

皇矣述王季之德則曰帝度其心莫其德音述文王
之德則曰無畔援無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王季之德蘊于中者如此而發於外則爲則友其兄
載錫之光文王之德蘊于中者如此而發於外則爲
侵阮徂共以篤周祜以伐崇墉四方無拂其驗可言
歟二王之德易而論之則將有所牴牾而失其實者

歟且王季文王之德盡包於數句之中而他無可言者乎將謂二王此德各有係於友兄之事伐國之舉故獨隨類發揮而其他懿烈姑不暇述者乎

景源曰德性清靜而無芥滯之累聲色從容而無畔援之萌得國與不得國之間澹泊無情者王季文王皆然也今就此章之語而論之宜無所牴牾而即其所造之域而論之則固有不相同者耳詩人之言隨類發明誠如子言

景源曰惟此二國文公註以二國指夏商商政之不獲宜上天之究訪於四方而眷命於太王若夏

則遠矣雖其政不得其道豈可以致太王於成湯之前以征之耶大凡此章述文王之世德而歸重於密崇之征密崇二國政亂之說見於傳記者多此所云二國者烏知其不指密崇歟

二國指西戎之國與邠國也公劉之竄跡戎狄固非久居之所太王之被侵擴驚自非久安之地則其於莫國治民之政有所不獲者矣故天乃究度四方之國而思所以增大其規模而眷顧岐周之地以畀太王也

景源曰閟宮詩曰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僖公之時

去太王已遠意其傳之謬而其言如此然太王之改國號在殷小乙二十有六祀蓋是時殷已衰高宗未立雖曰太王無翦商之志吾未之信也且司徒司空天子之官也應門皐門天子之門也太王安得而用是名哉註云二门之作由太王始是固然矣至於司徒乃虞舜命契之官也春秋時諸侯用之亦僭也夫以諸侯改國號用天子官名太王之有翦商之志也無疑矣太王自豳徙岐山之下則其始戎翟也中國盛則臣屬衰則否戎翟之常也其於事商也豈可以責君臣之義哉至王季始

受爵為侯然則太王之非殷之諸侯也明矣此詩
亦以天命歸之太王恐無害於義而然耶

剪商之疑諸儒辨之多矣惟南豐氏之說云太王蓋
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跡也所謂剪商
者又因肇王跡之語而言之過耳此言殊斟酌有味
足破千古之疑矣五官之設亦只是遷岐之後民衆
事繁不得不寘此有司之官粗備一國之規模耳殷
時風俗質樸名分等威固不似周後之嚴截且司徒
非殷朝名則恐不宜目之以僭擬也果令太王陰有
剪商之志則必將晦其心跡以待其時顧何汲汲於

虛名而改國號設五官之為務哉此又無可疑者也

景源曰太伯之讓國雖屬盛德事而非太伯自讓之也太王欲立王季故太伯知其意採藥於衡山以遜焉是太王廹之也然則太伯之心固可嘉而太王所以易適嗣者終未善也若云擇賢而立之則太伯之賢固無不及於王季也若云見文王當成王業而傳于王季使文王得繼其序則以太伯弊屣天下之心雖有其子之當立者於其昆弟之子得文王之聖則其意必舍其子而傳焉况無子者耶傳所云太王欲立王季者謬不足信則已不

然父子昆弟之閒太王王季之所以處之者恐非其道爾

所論甚當舍其子傳文王之說尤得泰伯之心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當是時文王之被拘百日爲其臣者圖所以保全之宜無所不用其力然至以枉道媚惑天子而濟其私以閎夭之賢必不肯爲雖以文王之心度之與其不義而生無寧瘐死於囹圄之中必不肯附下蠱君至此也韓愈琴操曰臣罪當誅兮

天王聖明程子以為善說文王意中事若云文王不知則罪在閎散不然則文王恐不得辭其咎矣然此事不見於經或由史遷輕信舊說而謬記之歟

景源曰崇侯之說于紂也以為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必將叛紂怒而囚之夫以紂之暴醢九侯而脯鄂侯於文王豈肯赦之乎然天之於聖人固未嘗不使考終其免文王於危死者天也非人力也按大紀文王之被拘也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由此觀之紂之赦文王安知其不出於備戎之

計乎蓋文王之拘羑里也嘗自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思齊詩曰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烏有附下蠱君自陷於人臣之大罪如史遷所記多不可信

詢爾仇方集註仇方讎國也丘氏曰即崇也崇侯虎助紂為虐厥罪貫盈天將正商則必自崇虎始此文王之所以伐崇也若曰是嘗譖我是我仇讎也輒假專征之權而伐之則文王之征未出於公也仇逑也兎罝云公侯好仇猶言同德也此章之旨蓋曰天命文王詢度于同德之國皆曰可伐然後同爾兄弟以

伐崇墉云而下文即以伐崇之事繼之曰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則崇虎之惡實天下之所同疾而文王之征始歸於大公至正也淺見如此自知僭妄

景源曰聖人之於兵也必慎如文王之心雖崇侯有衆伐人之國不可以不盡心也詢四方同德之國而後伐焉向令四方之國謂不可伐則雖崇侯日愬於紂而謀所以害文王者文王必不伐也故詩人設爲上帝之言而明之爾子言是也

靈臺

景源曰按本紀文王九十六歲立靈臺文公註亦

以爲文王所作以此觀之靈臺之名由文王始夫望氣祲察災祥王者之所不廢也然伐密國之明年伐耆國伐耆國之明年伐邘國伐邘國之明年伐崇國初徙于程僅四歲又邑于豐臺池苑囿之事紛然而出方是時天下困於紂鹿臺之役生者有餘瘁死者有餘怨文王又從而勞其民雖其民樂而趣之出師則有追及之志築臺則有子來之誠而以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初豈忍經營之耶按劉氏外紀曰黃帝設靈臺立五官以序五事以此觀之靈臺之名由黃帝始夫靈臺者天子之臺也

文王未始爲天子而名其臺甚無謂大抵靈臺謂始於文王則非王者之心謂始於黄帝則非諸侯之所宜有也

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鑄民也如此故聖人之民大抵皆有聖人之心聖人之使民也雖勞而民不怨不惟不怨而又樂之上與下一心故也天勞民於四時幾無一日寧居民不敢勞其勞者其勞之也所以利之而不如是蔑以遂其生耳文王之勞民其亦異諸紂之勞民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其名之肇於文王而後世遂爲天子之臺審矣

下武

成王之孚王似指三后也言武王能作求世德上配天命配命乃所以配三王而三王之德益信於天下者武王實成之也故曰三王之德旣孚而下土之民式焉者武王之孝思也日月章云照臨下土下土自天對地之謂未有訓四方也武王能成先德之信於下土而下土之民上式三王下媚武王以順德應之孝者順德也武王之孝昭哉云爾

景源曰見得甚好然下土之不可以訓四方恐非

通論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一篇有三疑焉雅頌之述文王者雖盛陳武功未嘗不兼叙文德蓋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章則專美作豐之功而不及文德一也鎬京辟廱當立於遷鎬之後而六章言辟廱七章言遷鎬殊失次序二也上四章所稱文王王后一文王也先文王下四章所稱皇王武王一武王也後武王且王與皇同義何必王后則文王而皇王則武王歟三也愚意則

竊疑上六章全述文王也或謂鎬京辟廱是武王之學奈何曰詩人意思自别葢云鎬京有辟廱而天下心服者其文治實原於文王而武王繼之耳

景源曰詩人之義若曰文王雖未有天下啓祐後嗣卒能有就故以為鎬京之學文王之學也故首章曰遹觀厥成繼之曰武王成之四章曰維豐之垣四方攸同卒之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武王之所成文王之所觀也鎬廱之所服豐廱之所同也其辭豈不微矣乎不然豐之廱先於鎬之廱焉獨沒而不叙可耶皇之與

王皆謂文王也若有而後必謂之皇則王者亦有
天下之號也文王將不得以為王耶
景源曰崇殷之屬國也文王殷之方伯也以殷之
方伯承殷之命伐殷之屬國其伐也必告於紂其
平也亦必告於紂若文王請於紂而為邑也則紂
必不予不請於紂而為邑也則文王必不敢然滅
崇未幾豐之邑作焉孔子所謂以服事殷者豈如
是乎夫初受天子之命滅人之國而自納其地者
此桓文之事焉有聖人而為之也

伐密而邑程焉伐崇而邑豐焉文王之專也而商紂

之無嘖焉古史氏之無議焉豈商紂有所許而文王有所受乎傳記無徵焉存而勿論可也

生民

姜嫄集註此爲高辛之世妃鄭玄則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史記則曰高辛元妃按爾雅伯叔父母之承祀者謂之世父世母春秋王之元子謂之世子蓋世妃猶言元妃也古者天子祭郊禖后率九嬪以侍祀姜嫄之得祀郊禖禮也而其爲元妃亦明矣若如鄭氏之說則豈非僭乎然傳又稱堯封棄於邰以主姜嫄之祀若果元妃則堯承高辛之祀何得不祀姜嫄

而使食於邰乎且高辛之崩何爲舍棄而立摯又立堯歟此其可疑者也周郊太祖祖稷而不祖嚳祀姜嫄舍祖而獨祀妣毋論元妃與子孫之妃其出於嚳則一也而郊祀嚳皆不與焉何也此又可疑者也

景源曰昔孔子作春秋凡事之出於久遠而不可詳者皆畧之今后稷之出於嚳者何可知也姑舍之

景源曰天於后稷生長之皆異於人則獨於種殖之時無所祐哉生民曰有相之道註盡人力之助夫盡人力之助雖下農可勉豈天命后稷之意哉

夫有相之道者有上帝保右之道也
有見然降稷以粒烝民者天也而明五穀之性盡耕
穡之道以賛化育之功者稷也集註較實

行葦

景源曰文公序說以行葦爲祭畢燕父老之詩然
此篇無一言及祭祀者誠不知何所據依而謂之
畢祭也卒章曾孫維主註云曾孫主祭者稱今祭
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若以曾孫認爲主祭者而
遂以謂祭畢而燕則恐不合蓋此篇專述飲射之
事三章序序賔之下係以曾孫惟主酒醴維醹則

主人射畢而飲明矣旣未嘗云祭也此何以知其
祭畢耶曾孫主人自稱之辭也古者外事曰曾孫
其侯其禮也凡鄉射燕飲祭祀之事無不可稱故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是射也然則主射者亦
稱曾孫可知矣或曰此詩若不云祭畢而作則旣
醉詩所謂公尸嘉告者亦非父兄答行葦之詩歟
此又不然夫行葦者將祭而燕父兄之詩也祭旣
畢矣於是父兄答旣醉何以知其然也謹按禮記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學也學有設席燕
老之禮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今行葦序授几肆筵之儀奠斝薦醓之事以及舍矢序賓之禮庸詎知其詩之不飲射於學而作耶故曰將祭而燕父兄之詩也可備一說以俟辨之者

旣醉

景源曰祭起於報本黍稷犧牲未始求福也醴醆薌蕭未始干祿也然儀禮旣祭宗祝告嘏辭于主人主人於是作詩以答其貺是向之黍也稷也犧牲也醴醆也薌蕭也適足以爲祈福祈祿之具而報本之誠未專也孟子曰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

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夫父母生則養之死則祭之人子之職也福我禍我都不可論假設鬼神未始有臨饗降福之意而皇尸告之宗祝傳之不亦誣乎

祭也者先王之所以與神明交而興民於孝者也故君子將祭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故君子之祭也必有格焉既格矣必有饗焉既饗矣必有以報之

饗之有報民之情也先王事亡如事生以民之情測
乎神明而得之矣於是乎有尸祝致嘏之禮以達神
明之情非求福也非干祿也不如是神明之情不泄
神明之情不泄是致死之也孝子之所不忍也孔子
曰吾祭則受福孔子之祭豈為徼福也哉祭而至於
受福則能致神明之饗者也君子斯貴之矣後之君
子其於報本固不能如古君子之謹也故尸祝致嘏
則其心有不慊焉故祭之無尸祝蓋自後之君子始
夫以先王之制禮而損益由心則其流弊將至於不
祭矣此識者之所宜懼而學者之所宜講也故吾善

子之問

景源曰明明者福也高朗者德也昌其福之謂融

全其德之謂終言成王旣綏初德庶幾弘昭明之

福而終天地之德也

旣醉自四章以下用互文自四章讀至卒章可以知

其始自卒章逆探其義至四章則可以知其終此所

謂高朗令終令終有俶者也蓋上二章總言祈福之

意三章又言君子之能享此光明悠久之福者實有

其始自釐爾女士之時而已然也釐爾女士者蓋將

從而孫子而永爲天命之所附屬故室家之内永錫

多袮之亂祭祀之時有此孝子之舉奠而孝子之孝又能不匱以及其類故朋友之相攝佐者亦皆有威儀當神意也此其所以享光明悠久之福而公尸之嘉告者也章首多以維何發之以起下文其法亦自井井然此解與明見大異未知果何如高朗者德也一句頗新但恐齟齬無甚接屬耳

嘉樂

景源曰既祭而嘉樂成既燕而天保作天保多頌詞嘉樂有規意二詩之不同何也蓋人臣之情惟篤於祝頌此天保之所以頌之也盈盛則缺明極

則愔此嘉樂之所以規之也然燕之與祭其受賜未嘗有殊則於天保亦無不可規君之義矣假樂上二章專述成王受祿之盛天保之義也三章四章稱頌其子孫之辭斯干之意也吾見其頌禱也未見其規王也雖然必也有其德而後有是福雖曰祝嘏意亦不忘規王云爾則可也是則天保假樂同焉

公劉

景源曰余謂周官聖人之大法也雖歷萬世而天下之變無遺於六十職掌之中其綱理者有素創

始者有自非成周之時始爲之制也蓋所從來遠
矣然則列職考績之法粗見於虞書而其風俗之
成與制度之備皆無所載及讀公劉詩而後知周
官之法成于公劉也如蹌蹌濟濟俾筵俾几之類
此宗伯之制也如其軍三單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之類此司馬之制也如取厲取鍛之類此
司空之制也如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之
類也此司徒之制也如爰衆爰有旣庶旣繁旣順
乃宣君之宗之思輯用光之類此冢宰之制也若
此詩者可謂周官之源耳夏殷之禮雖已亡可以

推而知之矣

甚哉西戎之難化也不啻之訓也修其典章守以忠信公劉之教也徹其田賦惇其禮俗宣之以文爾之以武而西戎靦靦然飲食至于今不離于禽獸遠哉東夷之易變也自箕子立八教而民興于禮義今間達于中國至于今彬彬焉東方在行爲木木之秉氣也易西方在行爲金金之受物也難其理則然矣

公劉非名康公之詩也公劉之作述公劉之事以訓王勤民者也民事孰有重乎經界而公劉闕而不詳焉或曰七月豳風也亦曉王以民事者也不言經界

於公劉何疑焉曰七月風也風也者述當時美俗以追原教化之所自耳至其典章法度畧之可也若雅頌則異乎是用之宗廟用之會朝或以發先王之德或以明先王之功故觀於雅頌而周家之典故可得而徵焉此而弗詳後世何述焉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蓋自公劉遷豳法殷之制而為者也其畫疆經溝之法受田納賦之數必有可考者焉是宜謹書而藏之彰先公厚民之政以貽後世之則而今按公劉六章皆無可徵惟曰徹田為糧而已何其已簡也或曰其時當有一書載其詳以傳諸後故周

公得以因其舊而修井田之制而今為秦火所燒耳曰后稷之功莫大於種殖則生民詳焉太王之績莫盛乎遷岐則綿之詩詳焉文王之文德莫昭乎作人則棫樸詳焉武烈莫競乎滅密滅崇則皇矣詳焉武王之伐莫顯乎正商則大明詳焉以周先后功德之茂而詩人必謹識其大者毋係乎他書之存不存也夫仁政莫先於徹徹之興實肇於公劉言公劉之事而於此不之詳將何致詳乎為此詩者可謂不知為政矣故曰公劉非名康公之詩也

景源曰徹之法在書則宜猶禹貢也徹之功在詩

則宜猶豳頌也而今皆亡矣公劉詩不詳孚徹者明非公劉所始制也焉可疑乎

卷阿

景源曰卷阿之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飄風者暴風也猶甯雅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蓋憂讒之辭也二章曰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諷之之辭也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言有此四德之臣輔翼之然後乃可以為天下法也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言王之車馬如此其盛且閒也何不厚禮
逆四德之臣乎矣詩不多者誠欲王之自知也其
辭正以微其氣舒以永其思悄以深其音婉以遠
豈召公此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歟始周公攝國
政召公爲太保以輔王室旣而召公告老去于時
成王幼召公以大臣義不當去然葢已知管蔡蜚
言之幾而欲辟其位爾周公留之居無何管蔡之
讒果興由是周公居東都凡二年成王不寤召公
安得而不救藥之以正其心耶此卷阿之所以作
也

周公之孫也而名公之默焉君子惑諸而黃子發之

黃子之言說詩者識之哉

俾爾彌爾性集註以為使爾終其壽命竊謂卷阿之游既伴奐優游矣名公何不思格止之道而盛稱壽考福祿之事以蕩王心耶彌終也猶盡也蓋勸王修德以盡其性似先君善始而善也

景源曰盡性之解可謂善言詩矣

民勞

景源曰一翕一張天之道也一勞一佚人之情也翕而不張則天道變矣勞而不佚則人情反矣自

成康既沒天下之亂且二百有餘年賢人去而白駒刺庶民散而黃鳥刺讒言行而沔水刺王室亂而桑桑刺六軍怨於下而祈父刺昊天怒於上而板蕩刺則召公詩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者亦之以卜其開共和之始也此詩之戒同列如文王之戒蓋臣也序以為刺厲王是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之心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惟大人為能憂民之憂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惟大人為能惡宵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惟大人為能翼正道詩曰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為此詩者其可

謂當時之大人矣

板

景源曰今有嚴父見其子之過惡色變虐怒蹶動雖其子不孝必怵惕而敬之者何也以其親而可畏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也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葢欲王之怵惕而敬之者歟

板詩上言天下言民反復不已而至七章專言民之可畏卒章專言天之可敬想其所戒之人謂民不足畏謂天不足敬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故以此深戒之

然卒章之言非惟可警當世後之學者佩服而勿墜則亦庶幾寡過矣

蕩

景源曰陳先王之訓而風其兄者五子之歌是也託先王之言而風其上者蕩之詩是也五子之歌近於正蕩之詩近於譎此由其時不同故也然不序其德而假其辭非所以敬先王之義也後之詩人如效此則不惟必陷於刑戮亦其事輕薄不足多也且蕩詩如無陪無卿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小大近喪之類旨迫而氣慢此無異於霍光之廢昌

邑而數罷者言也以汾王之虐猶不之謫其此後世之君亦可謂有成康之遺風也豈國人將叛而其辭之不恭而如是耶

忠臣愛君之心根於性雖知其必至於顛危而思所以扶之也雖知其不可諫止而思所以覺之也斷首刳心而不復怨悔者非不惡死也蓋其得之於天者然也然龍逄之於桀比干之於紂猶得以面折廷諍焉一泄其所欲言者則君之不悟於我何哉若蕩之詩人當衛巫監謗之時雖欲一言而死其道無由矣當是時厲王左右皆彊禦掊克之臣而入則流言

以媚主出則寇攘以虐民上下淫酗無晝無夜則雖有抱忠肝義膽欲一陳於王者衆慝沮之於內妖巫拒之於外其勢固無以進其身于王前矣既不能極言於王前則不如結舌緘口以避誹謗之誅然忠臣憂國之心亦自有不能已者故托為文王嗟歎商紂之辭以宣其壹欝之思雖其旨微而不揚其聲哀而不平原其心實出於性情之正則謂之譎不可也謂之輕薄不稱也千載之下想其為人忠狷不能容默殆屈平賈生之流乎

抑

景源曰詩序以抑詩為刺厲王作文公以為衛武自警之詩按楚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者抑也由是觀之懿詩之未嘗刺厲王也審矣然大雅天子之樂也自周公已下非祭祀陳戒則詩不與焉武公以諸侯其自儆之詞列于天子之樂者甚可異也或云孔子以武公改過好學遂入懿詩大雅賓之初筵小雅此又不通若孔子嘉其改過好學則懿之與賓之初筵皆入大雅宜矣奚獨懿歟淂非自儆於國因以戒王者乎

序所謂刺厲王者有可疑案仁山前編武公即位在

周宣王十有五年不與厲王同時此其可疑也文公所謂自儆者亦有可疑案抑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蓋言其尊貴人無與競四方之所取以為則此惟天子可以當之非諸侯之所堪也一也又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若如左史之言則武公時年九十五豈當曰抱子而已乎二也大雅天子之樂也衛公自儆何與於天子之事而輒入大雅乎若来諭所疑者亦其一也僕意以為刺幽王也武公末年幽王即位甫爾其威儀辭令固多顛覆宣王之典刑者故其詩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幽

王之初內嬖褒姒宮闈不肅白華之漸見矣故其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民之章四夷交侵王師屬衄驪山之漸兆矣故其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戒之既切矣又勉之曰儆令王未有知識既長大而抱子矣儆令我未有如識亦既耄老矣則我言非妄而王庶幾一悟矣卒章則又微提厲王事以儆之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審一篇之指其為刺幽王明甚矣小序以小子爾女謂非人臣之禮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周公目成王曰孺子王又以謹爾侯度謂武公自

儆此則不過曰謹爾御諸侯之法度以防不虞之患而已若左史所稱則懿誡耳韋昭強懿為抑然孰信其必然也恐別有懿戒而不傳於後漢儒溽以傅會爾

夏商之人言德不言威儀周人言德必並言威儀如抑及賓之初筵又以威儀為先此可見質文之變矣原德之積於中而形於外則威儀棣棣然也故玉藻重九容鄉黨一書多言聖人之威儀緜是言之威儀者君子之所慎也然後之學者或專用力於外非無威儀之可觀而內德多不稱緜是言之威儀者君子

之所耻也余謂抑之盛言威儀恐為後之流弊也
景源曰德不昭則其儀也矯儀不肅則其德也訌
肅於儀而昭於德然後謂之君子易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不敬于容而能保其德者未之有也不
誼于心而能慎其儀者亦未之有也若子所云內
德不稱其外者學者之罪也非威儀之罪也
景源曰先王之待賢可謂盛矣其朝覲也禮之以
賓客其有疾也往而問之其既死也哭而撫之含
有貝玉之賜襚有衣衾之賜賵有乘馬之賜又為
之麻衰而答其恩如朋友焉是以雖春秋之世猶

知賢士之可尊而大夫之可重若武公之惠于朋
友者其原亦出於此矣
嘉樂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先王能有此綱紀故其
視臣如朋友而君臣之禮固自若也是以能上下俱
安矣周衰綱紀既壞而臣之求於君者則猶以朋友
之道也於是君不堪其弱秦懲其弊大修尊庳之等
臣乃以奴隸自視而君不堪其亢及其甚也則仇敵
矣乃知先王之朋友視臣者亦自有其道無其道則
亦弊而已矣

桑柔

景源曰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皆叛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繆公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厲王死乃立太子為天王是國人非廢厲王也召穆公廢之也夫厲王無道之君也天下孰不欲亡周耶其流于汾水之上亦且晚矣然國人無内恃必不敢持兵而嚮天子何也厲王積虐於天下雖楚國之遠於京師者懼其虐而自去王號盖三十餘年諸侯疾首而聽王之虐矧國人不知大臣之意而能叛之耶且國人既叛其父矣太子

獨安知穆公之不叛已而匿於其家耶夫穆公周之大臣也見天子之無道其欲行伊尹放桀之事者其義當然也於是國人倚穆公而叛太子倚穆公而歸皆識穆公之意者耳故廢厲王而全太子

若穆公者可謂社稷之臣矣

名虎有社稷之大功然亦有大辜不可以功揜也汾王得罪於國人雖不可復也太子賢年且長何不告于文人而亟定其位顧挾為奇貨頗行號令使天下無君至十有五年之久矣嚮令汾王有悔過遷善之望如太甲居桐之日則虎也猶有所待云爾汾王之

不能改愚者之所明知彼虎也弗亟立太子而欲何為哉

景源曰厲宣之際知幾全身終不失人臣之節者芮良夫一人而已矣方榮公之用事良夫争于王前而不聽又容見其僚友告以國亂僚友以良夫恐動人心竟不之省良夫念内亂將作相率而入於不測之地乃屏居田墅力耕耘以代祿食及厲王廢草莽之臣既無力勢以捄天王之既於是自傷其身之亡歸作桑柔追怨厲王猶麥秀之怨紂非敢刺也宣王之即作尹吉甫名繆公樊穆仲之

徒出入風議成功赫然獨良夫自桑柔以後不復見於詩豈其人已死而不遇宣王之世者耶抑二雅殘缺宣王之詩多軼而不傳者耶不然良夫老死田野必不立於宣王之朝矣今以詩考之其言厲王之廢也曰滅我立王繼而自謂曰進退維谷良夫之志可知也然其事實亡傳忠義不彰百世之下吾無得而稱之詎不惜哉

忠臣諫君必防患於始生故其用力寡而收功大然患之始生其形未著則言之者似不切而聽之者無所動其心矣故危機在前而不知覺悟終至於覆國

亡身可不哀哉當厲王之初諸侯畏服天下無事如此者三十年若非榮公導患之以利則厲王未必為無道之君然榮公亦當世之材臣耳其始近於王也以召公凡伯之賢猶不之諍也獨芮良夫深以為憂其諫王之言曰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専之所怨甚多以數言也而其志慮之所及已在河汾之間矣使厲王深繹其言疏榮公以謝天下則豈有居彘之辱哉故嘗謂厲王之臣愛君憂國莫如良夫之為尤也及共和之時國無君十有五年二相之號令舉措必有不厭於天下之心者於是良夫之

憂反有甚於厲王之時矣故寧欲力民代食以潔其身而不肯進於無君之國也至今百世之下讀其詩而想其志猶使人流涕悲夫

桑柔上八章明是共和之時所作七章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三章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首章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六章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或以悲宗國之覆亡或以責二相之專擅或以憂民之瘼或以悼己之窮其為良夫之作審矣自九章以下則只是同列相責之辭與上八章旨意有大不同者讀者可深考之

景源曰自八章以上為桑柔自九章以下為大風有隧然後良夫之志始暢矣

雲漢

景源曰詩之記異猶春秋之記異也隕霜則月之日食則日之今雲漢大雩之詩也不時不月何哉蓋宣王之烈出於憂旱雖有此菑適所以為周之祥故詩人之意在乎憂旱而不在乎時月與或曰古人之為詩惟記其時之所臨見者以辨其佚故日月方奧春也定之方中冬也黍稷方華夏也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秋也如雲漢所謂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者亦記雩時之所臨見也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案戶者直戶也雲漢直戶而入所臨見故特書之蓋秋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只是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之意耳恐不必深考然夏正七月爲周之五月則雲漢直戶之候正是閔旱之時也如此觀之亦不害於詩意矣

雲漢一詩責於人者輕責於天者重夫犧牲圭璧禋祀奠瘞特有司常行之事也曷足以動神哉孔子曰某之禱久矣聖人禱以德不以物故湯之禱雨曰無

以予一人之不敏而傷民之命觀其六事自責之言則可知七年之中無一日不禱故禱而即應也按史記宣王二年不雨至於六年當是時國憂民囂可謂軼矣而二年南征荊蠻又伐淮夷又親征徐戎四年營謝邑五年城齊六年伐西戎勞民動衆汔無寧歲而曾無一策可以弭災救民者考諸史冊所書不可揜也舉措如此所以致旱而乃欲以區區儀物感回天心不亦末乎仍叔不知以道格君反以靡神不舉爲籲天之本而觀其詩修省之意少怨尤之辭多其比伊陟祖己之徒不及遠矣

景源曰周時禱神之詞多如此如金縢所稱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詞義不恭雲漢詩責神爲多者蓋亦類是然與商湯求雨之詞懸異此由宣王之聖不及商湯而然耳若詩人之指惟美其憂民而作之亦無害其爲忠之義也

崧高

景源曰王室之畀自崧高始夫景陰陽以正方國度經緯以立廟社浚溝洫以分井疆此匠人之事不宜命天子之大臣也申侯雖立盛功而其爵侯

伯也名公雖主封建而其位天子大臣也今天子大臣為區區一申侯來營國邑建其寢廟積其糇粮申侯由是必輕周異日天子死於申侯之亂者宣王有以致之也春秋書天王來錫命者三來聘者七譏名分之亂也若使孔子論春秋起于宣王之際則吾知名公之來營謝邑亦見其譏也

甚矣南夷之為周患也自昭王南征不復而荊楚之種實生其心于時去文王四世矣去康王一世矣至昭王之子穆王徐戎始入中國為亂陵夷至於夷王厲王之世上之德威益不足以懷遠而又無犇走折

衛之臣爲之方伯則於是熊渠僭號東侵庸西伐揚粵之地而有之淮夷入寇虢仲敗焉夫二南之化稱於詩者盛矣文王之末召公猶治南國則其去聖賢若是之未遠也然數世之後其憑陵跳踉又若是之无憚也此不特周之紀綱頹弛有以致之也亦緜南國人心輕慓反覆無根固之性故得賢王良伯御之有道則易以服並蠻夷進於中國御之一失其道則淺然離連中國變爲蠻夷其勢固然矣宣王即位於王室弊壞之後其南顧之憂固未嘗須臾忘也故必得王之元舅國之世臣而文足以綏民武足以靖亂

如申伯者然後始可使保釐南土故其詩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必待天子之大臣而世職大封之禮如名虎者以定其都邑而修其城池正其經界而徹其田賦然後申伯之體勢重故其詩曰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名伯既營謝矣申伯亦歸國矣今庶幾綱紀百蠻藩屏于周而永無南土之憂故其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黍苗卒章亦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名伯有成王心則寧盖言非名伯謝功不成而南土不可鎮王心不得安矣觀於二詩則其時

事勢可知而宣王智慮之周亦可見矣来論譏其待諸侯太重恐未察也驪山之事良由申侯子孫心利平王以啓其禍也豈宣王優禮藩臣之過耶韓之始封召康公以燕師為築其城仲山甫以冢宰築齊城盖大臣之經營侯國周家之常政也

揉萬邦非一藩侯之事萬恐南字之誤也

景源曰南字殊穩然孟子稱不以辭害義雖曰申伯之德足以活萬邦意亦不妨學者當活讀

烝民

景源曰城齊外事也補闕內事也天子之左右既

無人則一仲山甫豈可遺耶自古人君能容諫者鮮矣仲山甫之在内也嘗好爲極諫彼宣王必心惡之而有此命也烝民之卒章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山甫之心與吉甫之言皆如此是固見宣王之德衰而憂之耳以樊侯之賢而遂王左右則王躬之保衮職之補誰當任其責耶此尹吉甫之所深憂而宣王之不終令德亦可卜矣子言是哉

景源曰傳稱仲山甫薦魯孝公於宣王以謂肅神敬老問事咨刑乃立爲魯侯諸侯由是不睦今烝

民稱仲山甫旣明且哲夫明哲者知人之謂也若仲山甫者豈足爲明哲之士哉傳之所稱是則詩之所稱過矣

魯武公以括戲見而王立戲爲魯嗣仲山甫諫而不聽旣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自立則王討而殺之問誰當嗣者而仲山甫以孝公對孝公嗣位二十有八年無失德見於史者安知其賢不如樊侯之言乎史稱諸侯不睦非以立孝公也盖追怨宣王棄嫡立庶自壞先王之制而馴致魯國三易其君故其心不睦也不然孝公即懿公之弟括子旣不可用則非孝公

之立也誰當立而諸侯不睦乎

韓奕

景源曰韓侯蹶父非賢人也崧高吾見其嘉申侯之德也烝民吾見其頌樊侯之德也惟韓奕褒其山而不褒其人韓侯豈賢與愛女當予法家擇婿當取吉士今蹶父求其富而不其德蹶父豈賢與夫蹶父取厲王之子以為妻韓侯取蹶父之子以為妻蹶父用是道以求韓侯則厲王之求於蹶父者亦可知也夫為女子擇婿至細事也而取舍之際背公而循私其傷於風俗如此哉輔漢卿以蹶

父爲賢卿士非也

所論甚當彼蹶父輔氏何據而知其賢也

江漢

君人者天地百神之主也父亡而子嗣祖死而孫承禮之常也人臣雖有所效力於其間者未爲其功也故先王之敘六功也輔成王業之謂勳保全邦家之謂功法施庶民之謂庸以勞定國之謂勞制治成事之謂力剋敵出奇之謂多若定策樹嗣子之功不與於數非闕之也蓋君位之授受予奪一由於天心之至公人臣未嘗有私恩也故自以

結恩而驕其主者人臣之賊也自以受恩而德其臣者人主之過也不驕不德臣主俱忘其恩然後可爾當宣王之匿名穆公家也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竟得脫立為天子而不以為恩及穆公平淮夷始以戰功賜土田夫殺其子以生其主愛之至深也立以為天子恩之至盛也穆公施而不有宣王識而不錄者何也以大位天之所命人臣無私恩也向使宣王報功於江漢之前則穆公之所以為忠者孰知其出於理義之公耶後世之臣陰懷大利飾為殘忍之行以私其君責

報於他時有不充於其欲則恚且怨幾何其不為亂也平王之初即位以晉侯有翼戴功賜秬鬯弓矢及河內附庸之地王室遂亂吾於是知宣王之為世宗與穆公之為穆公皆由忘恩也周勃逆文帝請間於渭橋授天子璽於馬前及踐阼陽陽有驕色丙吉脫皇孫於長安獄卒紹大統而噤其口不言舊恩是二者雖若有間然其為恩介於其心或忍而不出於口或不能忍而出於色其不浩然而忘泊然而在者未始不同也豈如穆公之事君猶他臣一切無心哉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

之謂也夫慶賞刑威取民之柄也為人君者既不可以親厚亦不可以踈薄今為推奉之功而爵之賞之雖有罪而又赦宥之其如他臣何故穆公待其平淮夷而後始有賞焉其冊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若穆公不敏淮上之功則宣公不錫其祉矣嗚呼下不以所立為私君上不以所助為私臣有功則與衆同賞有罪則與衆同罰此恩義之所以獲全也

周勃丙吉之論尤當後之居成功者絳侯之戒而名

伯之法哉博陽其名絳之閒乎
景源曰常武之詩後江漢何失序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失序何諸儒亂之也何以知諸儒亂之而失序也以其詩知之蓋此詩爲宣王親征而作徐雖處淮浦之閒號爲小狄而使天王師六師而親征則其爲患於中國必甚矣當徐國之未平也焉可謂之時之無爭又焉可謂之天王之心之安乎江漢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淮南之役宜後於常武者也揚州去徐遠京師去揚州加遠譬之人身京師首也徐左腋也揚脇也

宣王以英武之姿且有方叔召虎之帥凡大軍旅必慎於謀猶而後發豈千里縣師舍左腋而趣脇哉此淮泗之役宜先於江漢者也

二雅之詩序次序或有不可考者非獨常武也嘗疑文武受命至自名祖命乃宣王策命之語明明天子四句乃穆公對揚之辭而并勒于廟器也不知然否

景源曰周官有功者銘于大常司勳藏其貳盖銘之法與樂歌不同召虎之功宜別有銘如石鼓古文不惟江漢詩紀其功而已也若其策命之詞與對揚之言詩人象其意而為之猶後世誥表之辭

然則其銘於鐘鼎也宜無分別矣

常武

景源曰殷之取士廣周之取士狭取士廣故傅說拔於草茅之中以揔百官取士狭故呂申程樊之才出於世臣而不出於徹畝此二代之制所以不同也昔者武王以世官爲紂之罪據商制而言之爾非然則周官亦世也奚咎紂哉常武序皇父之世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其重世臣蓋如此故及其衰也周以尹氏亂魯以三桓削晉以六卿亡禍所從来矣

有周世卿之禍由於大臣權重武王之崩周公踐阼九年則一天子矣厲王之放召公顓國十有五年則又一天子矣大臣之權不亦重乎然幸而得周召耳其不幸而得尹氏則私其權柄以延于孫子勢燀威積然後立一王于王城居一王于狄泉以厚其黨與而天下拱手莫敢正也此非世卿之禍乎雖然世臣不可不用其於國也席寵也重樹勢也固有民庶之望焉有典章之故焉故夏之興也以靡商之昌也以陟周之復也以樊召要之人主擇其賢者而用之耳未可一槩論也

瞻卬

景源曰介狄者介於狄也明幽王不知婦寺之禍大於戎狄而舍之也詩人之言循常而不詭由情而不巧豈識以犬戎未然之亂謂自於婦寺乎本註云必將有夷狄之患太過或引晉語之女戎以婦寺為狄非也戎者兵也狄亦可以為兵耶有內變者必有外患詩人非強為之說也然必以介狄為言者想其所可憂者夷狄為尤甚耳下文云維予胥忌豈嘗有以此諫王者而王不之悟又疏之歟

名旻

景源曰序以召旻為凡伯刺幽王詩申培謂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皆無明證而考其詩若有所指其三章曰我位孔貶申之曰胡不自替卒章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此必因元老舊臣之被貶而小人代居其位故詩人責之也盖是時蘇公為暴公所譖遂去其位作詩以絶之豈其僚友又為此詩以刺王歟

自古親小人者必先棄其老成然後群小得乘間而進此詩既為任用小人而作則其舊臣之被斥自可知矣然當幽王時耆德之臣見疏於王者不一其人

若必以蘇公當之則固矣

雷澗集卷之二十九

霅溪集卷之三十目録

雅言

雷淵集卷之三十

雅言

鹿鳴

景源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妙在乎有言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其妙在乎無言有言者顯無言者微顯者易知微者難見此鹿鳴所以求道之深也夫聽孔子之教而曉於道者曾參也揖孔子之容而融於心者顏淵也若此章亦學者之所宜況思也今以視民不恌之義不若視我周行之為切云爾則非惟不得其蘊亦與程子所謂相觀而善工

夫多者異矣或者以為此義未有深淺學者不可以求之太過不審何居

余讀庶鳴而知殷道之盛也自成湯得伊尹而學焉其所與詢度者惟道之勉而湯不以君自尊尹不以臣自卑其相接也以質而勉文故誠信相翕而虛僞無自生焉於是尹乃得以天下為已任湯崩一年而放太甲又二年而復太甲而天下不驚自仲丁遷都于囂河亶甲徙都于相祖乙遷耿又遷于邢盤庚遷于殷殷國之亂十三世而至于武丁天下可謂多事矣維武丁學于甘盤焉學于傅說焉猶湯之於尹也

夫尊賢重道帝王之盛節而莫盛於殷之先后維湯洪其源維武丁濬其流及紂之世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故太公明乎丹書箕子通於洪範是必有所受之耳周先王之教也亦因其質而加之以文而已洋洋乎鹿鳴之為詩也為飲食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求道以言象德以儀非殷之質乎形于歌協于樂以發其歡欣和說之心者非周之文乎此丹書洪範所以發之於武王而周之德益無憾矣雖然無質不能以文故曰觀於鹿鳴而知殷道之盛也

四牡

景源曰四牡前二章序使臣不得寧處之情後二章序使臣不得將父母之情夫四牡者先王之所以代使臣而自序之辭也使臣之情當先其父母而後其身何其論次之相反歟必也其身寧處而後始言父母歟且此章序先其君而後其父母之義夫人臣既承君命雖有父母義不暇顧則其父母臨死而君命在身將舍而赴之乎否乎於此之時其處之也誠難矣乞蒙示諭

觀乎四牡而知人情之不相遠也先王以己之心推

使臣之心而言其情猶言己之情也蓋四牡則騑騑而周道則逶遲其去父母日遠矣審斯時也人情豈不思歸乎但以王事之靡盬終不敢歸而中心傷悲而已於是焉翩翩者騅集于苞栩載飛而載下則我之不遑將父曾不如彼鳥之得所矣思歸之心至此而益切有不能自已者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情來告於君也一篇終始未嘗暫忘父母恐不可以後其親疑之也下段所論更切人之不幸當此處之誠難然在父母則盡子在君則盡臣仁義之經也既以王事出君命在身則身非吾身也義不可顧私若父母有

疾則亦宜以切廹之情疾告於君得其俞命然後来救之可也若徑情直遂委君命於草莽則恐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先王憂人之憂慮已及此故卒章已許其以私情来諗旣曰来諗則其不可不告而来可知也

純澤曰四牡皇皇者華皆為使臣而作也序曰四牡勞使臣之来皇皇者華為遣使臣然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先而今後焉何也且四牡一篇皆為去者之辭又何據而知其勞使臣之来也

四牡觀其辭旨明是遣使臣而作或者春秋時仍以

遣其行者勞其來而序㨿此爲說耳

皇皇者華

純澤曰皇皇者華遣使臣訪問疾苦以宣上德達下情而作也故四章疊言諏謀度詢之意豈聖王之德澤猶有未及於下民者歟桃夭章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言文王敎化之所及雖婦人孺子各盡其道也然則使臣之所當諏謀者果何事歟先王視民如傷雖其德化所曁無一人不得其所而先王之心常若有所不足故遣使臣觀風俗訪疾苦而其爲使臣者又能每懷靡及廣詢博訪以補其不

及此文王所以致二南之化也若謂化已行矣俗已美矣不復以民事為念是豈豈弟君子為民父母之意哉慎終如始先王之所勉也

常棣

純澤曰常棣一篇只是平管蔡之後心常有惻怛之情故及其兄弟宴樂之時自然感發也見其第四章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疑周公專為管蔡而作也二義安從

今有兄弟死者與他兄弟燕樂則其情必追念死者增其惻愴之心而於生者益篤其親愛矣周公之心

想自如此而其怛然傷痛盖有信於常情矣此常棣所以哀而切也若謂周公專為管蔡而作則大失其旨矣

伐木

純澤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而其招呼之勤如此酒食之盛如此親愛之篤又如此酬酢宴樂之餘宜有以德業相勸勉如鹿鳴所謂示我周行者而三章之中卒無一語及此何歟

余嘗疑伐木之作必感乎心而發者也其心感者其言激常棣伐木皆然惟常棣之情易見伐木之情難

見其首章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方燕之也奚患乎不求次章曰寧適不來靡我不顧寧適不來靡我有咎方速之也奚患乎不來卒章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方樂之也奚患乎以愆觀其辭雖若忠厚而味其旨實少和平意或朋友之中有相失於義者而勤勤以好意相勉冀保其故情故姑致其歡愛之心以相感發而至德業相勸之事有所未暇也或問伐木大義皆自言待朋友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然其說其微旨亦可見矣

天保

純澤曰天子於燕饗以賓主而不以君臣不惟布其恵愛也將欲来衆善也如鹿鳴則求道之意愈切而天保祝頋福禄而已不以規戒者何也人君能孝享祖考德及群黎方可以受天多福按天保四章云吉蠲為糦是用孝享五章云群黎百姓徧為爾德非至德庸能及此乎必也其所以求福者如此然後獲福如此則雖曰頌禱箴戒之意實寓於其中矣

采薇

純澤曰夏禹征三苗誓于師曰爾尚一乃心力甘
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湯誓曰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牧誓曰爾所不勗其于爾有戮
此四誓曉之以義勉之以威采薇遣戍役極言其
勤咎之狀以勞之豈禹啓湯武其師急不暇私恩
耶抑出師之義本當如此而當文王遣戍之時其
化未洽故先之以恩歟

行師而用賞罰勸勵者則大將之事禹之征苗啓之
伐扈湯之伐夏武王之征商皆親將其軍用命而賞
不用命而戮其權在我故誓師之日不可不明告之

也若采薇則先王遣將將士卒戍役則臨戎誓令固有其人先王不得以干之也姑致其憂傷勞苦之意以慰征士之心而已於此亦可見先王任將之一端矣

出車

純澤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若以南仲為文王之將則不當稱王若以為殷商之將則無係文王之事且文王之伐昆夷見於經傳而獫狁之征見於何書或以此疑為宣王之詩而按常武篇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以此推之南仲明非宣王

時人或引靈臺詩王在靈囿以為文王雖當王稱不害於義此說亦何居

按帝乙二十四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以備之南仲即其時大將也逸周書所謂西距昆夷北備玁狁亦指此也

杕杜

純譯曰勞役於豳風則東山於小雅則杕杜而東山已歸之辭杕杜未歸之辭其辭各異不能無疑詩意與采薇頗相類安知非同為遣師之詩耶

詩體各自不同有述其既歸之樂以見其未歸之苦

者東山是也爾述其未至之思以見其既至之喜者杕杜是也且東山之士周公三年于外躬與之勞苦其思愛之篤憂傷之切有不待言而知者畧之可也杕杜則專言室家之情不為之備述何以使征人知其未歸之時思念之心乎此其所以異也采薇多說戰陣之事又與此不類矣

魚麗

純澤曰六章專言酒食之豐以美主人禮意之盛天子用是歌燕群臣不亦夸乎此天子自作歟抑與燕之人所作歟

朱子嘗言魚麗諸篇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之辭者按詩言君子有酒則其非主人自作可知也

南山有臺蓼蕭

純澤曰燕饗之詩主人致殷勤於賓賓致頌禱於主人而南山有臺蓼蕭二詩主人爲賓祝頤之辭此亦有一體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蓼蕭曰旣見君子其德不爽若言其賢則同而待之有異何也或疑鹿鳴用之尊敬之臣故稱其德求之以道南山有臺

蓼蕭用之親戚勳舊之臣故稱其德而祝之以福
耶
或美其德以求大道或頌其德以祈景福要之皆尊
之敬之愛之厚之之意耳

蓼蕭

景源曰蓼蕭一篇天子所以燕諸侯之詩諸侯宜
有答天子之什而闕焉以鹿鳴詩觀之其所燕饗
者賓主之禮也賓主之禮必有相酬之義故其受
賜者亦得以賓主之禮作天保以答之然若燕諸
侯未嘗執賓主之禮而諸侯不敢有答者歟按行

葦詩所以燕父老者而鳧鷖詩所以賓公尸者也
其答之也有既醉假樂等詩此亦以賓主之禮接
焉故有所答也歟非然則行葦鳧鷖之有答而蓼
蕭之無答甚可疑燕饗之禮報答之制有可據之
文否

舜作歌皋繇賡載臣之於君有報答之禮尚矣況在
朝曰君臣於燕曰賓主按湛露詩厭厭夜飲在宗載
考夜飲私燕也在宗在路寢也則其以賓主之禮相
接也明矣夫豈以君臣之嚴而不敢有答也元城劉
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一事所歌非一時所燕

非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惟同歌天保六章而已蓋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也壽考也試取鹿鳴五詩分以讀之而各以天保答之尤見一時君臣相與殷勤之意蓼蕭之無答也非無答也特以篇次在天保之後而疑於無答耳今須且讀湛露繼以天保則蓼蕭之答可見也

○蓼蕭湛露

景源曰序以鹿鳴為燕群臣之詩以蓼蕭湛露為燕諸侯之詩蓋三詩通用於燕饗而其義有不同者鹿鳴主尊敬師保之道也蓼蕭與湛露主燕嬉

露

朋友之道也豈周之燕禮以師保待群臣而以朋友待諸侯歟然三詩皆屬武王時所定則其群臣無踰於召公太公周公之列也其諸侯亦無踰於召公太公周公之列也彼三公者將受師保之禮於鹿鳴而受朋友之禮於蓼蕭湛露耶所燕之人同而所待之禮異者何歟

古者太公封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皆留相王室故明堂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恒立于前周公是也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恒立于左太公是也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恒立于右召公是也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恒立于後史佚是也此四人者國之元老其餘百執事亦皆四人之徒也鹿鳴所宴之賓而王烏得不敬乎周之始兄弟之國十五同姓而封者四十餘國分釐四方之民欲常常見之而不得也其以朝正来也可以盡親睦之情而又不可久留也蓼蕭湛露所宴之賓而王烏得不燕嬉乎蓋所燕之人不同故待之之禮有異也先代帝王之後受封於周者天子有事則膰焉有喪則拜焉無朝正之禮也来諭以燕嬉為朋友之道恐未然也友之道豈止於燕嬉乎必也如鹿鳴然後友之道盡矣

彤弓

純澤曰彤弓所以疇有功也諸侯受彤弓得以專征伐不亦重乎此詩不言其賜何人而若在宣王時則不出於方叔尹吉甫仲山甫名穆公之徒然則賜有德不但爲有功也若以功而已則漢之韓彭之徒其功不在此數人之下亦可以賜彤弓乎韓信之徒皆受彤弓而專征則天下之不亂者鮮矣漢已後無諸侯專征之法者或繇此故歟周之時雖有功亦必有德者然後始可以賜彤弓也歟諸侯有功然後賜弓矢者古之制然也故雖韓彭之

徒若有功賜之可也旣賜矣因以叛焉是罪在諸侯不在天子夫彤弓者報人之功而已矣又焉知人之將叛而廢其已成之功哉有德者始受彤弓之言恐非通論

六月

純澤曰尹吉甫以天子之命平玁狁而歸天子當燕饗以勞之而六月卒章曰吉甫燕喜曰飲御諸友是私燕也非天子饗之也豈旣享天子之燕而又燕其朋友耶

詩言吉甫燕喜旣多受祉盖云獻功之日燕飲喜樂

多受福祉於天子也所謂福祉亦不過錫賚之豐褒寵之隆則天子之燕吉甫於此可知也

斯干

兄資氣於一父資形於一母兄者先於吾而得吾之形氣者也弟者後於吾而得吾之形氣者也雖其得之有先後而為二人原其本則一人而已人孰不愛其身愛兄弟或不如其身者二之而已二之之甚路人而已象日以殺舜為事後之言不友者必曰象然推其心則不過曰二之而已舜知象之將殺己也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後之言友者必曰舜然

推舜之心則亦不過曰一之而已故仁人之於兄弟也順吾天性之愛而已不加毫髮其樂自足若以親厚睦敦之義相與謀度則是彼我相成而強勉焉者也強勉者可以齊義非所以處恩也何則恩不待勉也勉之而善已與油然而生者有間矣勉之而有不善則怨詈從此而生可不懼哉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者以善道相謀度也則強勉之謂也但言相好則天性之愛見矣或曰如子之言常棣非至乎曰周公遭人倫之變既施其刑政焉常有惻怛之存乎中者故方其燕飲兄弟之時備言兄弟

友愛之意亦所以感發其良心而已

無羊

無羊刺幽王也幽王之世賊虐生民毒痛四海因之以饑饉重之以師旅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填于溝壑而視其羊則三百群之多也視其牛則九十犉之具也降阿飲池無驚畏之虞矜矜兢兢無耗敗之患而至其牧人亦皆荷蓑負餱優游得所則此正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者也衆維魚矣民亂之徵也旐維旟矣或興之象也而太人占之則乃曰年豐人衆之兆此正所謂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者也其譏刺之意

隱然於辭氣之外而序以為宣王考牧非也

節南山

弗躬弗親言尹氏委政於群小弗以身率民故民自不親洮庶民之不信於上而然也弗問弗仕言未嘗訪問側陋之賢者故賢者不仕於朝勿謂世之無賢以罔君子也君子如屆言君子若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如夷言若使君子平其政則民之惡怒遠矣

小旻

觀於小旻而知申后太子之所以廢也天下之惡不壹其為道也要其萌則其心未定而已天下之患不

壹其為變也求其本則亦秉其心之未定而已矣其心未定則未有不為物所勝者也天至難勝也禍福與奪之理一有所未定則有時為人力所勝若孔子之不得位秦之有天下之類是已聖人至難勝也其經緯施措之政一有所未定則有時為愚人所勝若堯之試伯鯀周公之用三叔監殷之類是已天與聖人猶如此而況後世人主明不足以達理知不足以盡性而處乎善惡傾奪之中其為患可勝言哉人之性本善繇是而動不為物所遷焉則不加毫髮而衆善自足惟其情隨物變而性為所蔽心不能自定故

為惡易為善難故曰天下之惡其心未定而已天下之至難勝者莫如善故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不瑕文王處於紂君臣之間而不化孔子圍於匡而不變心定故也天下之至易制者莫如惡故桀紂之暴而一婦人制之厲王之虐而一貪夫制之孔甲之亂而一妖巫制之穆王之荒而一御者制之心不定故也故曰天下之禍秉其心未定而已嗟乎幽王之世王無定心國無定猷發言盈庭是非相奪其必有讒諛之臣秉間而制王者矣夫心之未定必有所偏僻焉故讒諛之臣欲逞其説則必先揣君心之偏僻

者而中之當是時王心之所偏絆非褒姒而誰也故其讒必自申后始未有毋危而子安者也故曰觀於小旻而知申后太子之所以廢也

小宛

觀於小宛而知先王之訓民有道也窮而不忘德義

何人斯

王氏謂蘇公之待己也忠遇人也恕恐不然按三章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四章曰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五章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是真以鬼魅

鬼蜮視暴公而猶且曰一者之来云何其盱一者之来俾我祇也是猶以朋友待之也夫内以鬼蜮視之而外以朋友遇之不恭孰甚焉沔水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蘇公之被讒也宜哉

蓼莪

以蓼莪之義事親以烝民事君以女曰鷄鳴處夫婦以常棣處兄弟以鹿鳴待朋友以行葦序長幼以東山之意使民君子以七詩善其身以施于家國而天下治

大東

仲山甫之言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盖民有所懐其悲哀愉悦皆宣之於口閔賦役之重則有大東憂讒舌之巧則有巷伯無含畜不泄之情故其性情之正可以見而巧詐隱僻之心無自生焉後世以言為諱有誹謗之誅甚至於腹非唇反皆為死律上下之情始不通民心抑欝動觸忌諱畜禍滋甚可勝歎哉

小明

小明之詩人君子哉勞苦之極而不忘納人於善比之北山厚莫大焉

鼓鐘

鼓鐘宜曰在申聽鼓鐘之聲而思宗周也中山靖王聞樂聲而泣中有悲哀不淺之情而聽鐘鼓之音則其思益切人之情也宜曰棄於父孤寄於淮水之上而聞鐘鼓而悲仍思周之盛王而不能忘盖哀今之不能然而其怨慕幽王之心亦可見矣

頍弁

先集維霰言天下將亂而其兆已見如將雪而霰為之徵也天下亂則死亡流離親戚不相保雖欲源源相見不可得矣故勉之以樂酒今夕以盡其歡洽也

魚藻

王之在鎬萬民所瞻而飲酒而已安居而已亦異乎禹之為君矣故曰魚藻非美之也譏之也隋煬帝時內史侍郎薛道衡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註魚藻刺幽王而思武王亦通

都人士

文公以周謂之鎬京蓋懼其混於王風耳然以東遷後肴似襯

綿蠻

興也蓋言黃鳥則上其所止而我則道遠而勞甚矣

似從軍者怨其將帥之言

雷淵集卷之三十

年譜 附

公姓南諱有容字德哉宜寧縣人少號少華晩號雷淵

戊寅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七十一年本朝肅宗大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戊時公生于漢城西部社稷洞外氏寓第時赤氣覆室夜有光公曾王考文憲公之生也實有是瑞公之生也亦然

己卯

公二歲公考贊成公嘗以詩訓公而勉其學

庚辰

公三歲

辛巳

公四歲

壬午 公五歲

癸未 公六歲

甲申 公七歲 七月遭王考觀察公喪

乙酉 公八歲 始授書 公幼遲鈍伯氏太華公齒先二歲性夙悟長者專課伯氏而使公傍聽之是歲公見壁上畫虎始作詩曰有虎壁間不去不還是為假虎此山何山長者異之乃教之書

丙戌 公九歲

丁亥 公十歲 九月遭曾祖妣蔡夫人喪

戊子 公十一歲 八月丁母夫人沈氏憂

己丑 公十二歲

庚寅 公十三歲

辛卯 公十四歲 通詩書論孟大學有志於古人之學 尤喜讀太史公書兼取先秦西漢之文讀之既熟下筆爲文蔚然有古作者風

壬辰 公十五歲

癸巳 公十六歲 九月聘夫人俞氏 判書命弘之女公十四歲有送人日本詩曰含馬欲登舟舟行幾萬里每看日出東遠憶君行李俞公聞之曰此遠兆也以其季女歸之

甲午 公十七歲 正月遭祖妣李夫人喪

乙未 公十八歲

丙申 公十九歲 子寧祿生 九歲而夭公有行狀及誌文

丁酉 公二十歲

戊戌 公二十一歲

己亥 公二十二歲

庚子 公二十三歲

辛丑 景宗大王元年○公二十四歲○八月子公輔生○中進士初試壯元○十月中進士會試二等

壬寅 公二十五歲○三月覲永平親衙仍遊永平山水至春川谷雲

癸卯 公二十六歲

甲辰 公二十七歲

乙巳 英宗大王元年○公二十八歲

丙午 公二十九歲

丁未 公三十歲

戊申 公三十一歲 三月遭伯氏太華公喪○十二月除 康陵叅奉不就 特命拿推因大臣言旋 放乃出謝即去之

己酉 公三十二歲 挈家出居龍仁金梁村

庚戌 公三十三歲 子孔賓生 旋夭公有誌文 ○復還京第

辛亥 公三十四歲 六月夫人俞氏卒

壬子 公三十五歲 除 康陵叅奉

癸丑 公三十六歲 九月再聘夫人崔氏 士人禧之女

甲寅 公三十七歲 二月遷 宗廟署副奉事○受暇覲請

風親衛過限遞

乙卯 公三十八歲

丙辰 公三十九歲 正月拜 世子翊衛司侍直〇十一月

子公輔娶婦安氏

丁巳 公四十歲

戊午 公四十一歲 六月陞軍資監主簿〇十一月拜刑曹

佐郎

己未 公四十二歲 二月拜永春縣監

庚申 公四十三歲 八月 上親釋菜 文廟試士擢公丙

科第一人〇榮覲旌善親衛〇十二月拜司諫院

正言

辛酉 公四十四歲 正月承 名入京陳辭疏違 名罷○三月叙拜司憲府持平陳辭疏違 名罷○四月叙拜正言違 名罷○六月叙拜正言在外遞○十月叅考監試覆試○拜正言上疏論事 命配旌義旋改海南縣 疏在原藁疏入 上以示大臣宋寅明趙顯命等以爲國論粗定云者不滿大訓而言耳 上怒遂激有是命

壬戌 公四十五歲 正月 宥還○十二月還給職牒 時有瀛錄之命領議政金在魯奏曰南某之文學超出輩流擧世共稱昔蘇軾有疾歐陽脩請退試期以待軾廖臣亦謂館錄宜退期以待南某給牒 上始命給牒

癸亥 公四十六歲 十一月選弘文錄公獨準點○拜 世子侍講院文學

甲子 公四十七歲 十二月拜吏曹佐郎遞○五月選都堂錄卒點○首擬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俱未受 點仍下削錄之 命時上因言者忤旨以黨習之至此專由於名類醲成之也遂就堂錄以御筆書下八字曰自犯大訓其敎幸矣削公名八月拜吏曹正郎辭遞○拜文學○十二月製進 大殿春帖子居首

乙丑 公四十八歲 二月 命復錄○三月拜弘文館副修撰辭遞○五月拜文學辭遞○七月拜 世子侍

講院司書辭遞〇八月拜兼文學疏辭罷〇九月叙拜司諫院獻納上疏待　命違　召罷〇叙拜司憲府掌令兼　世子侍講院弼善西學教授以在外遞掌令〇拜奉常寺正〇拜弘文館副校理辭遞〇十一月拜副校理違　召就理旋　放〇拜司諫院司諫違　召罷

丙寅　公四十九歲　正月叙拜兼弼善〇二月拜　世子侍講院輔德〇閏三月拜弘文館應教違　召就理旋　放〇五月拜西學教授校書館兼校理〇上疏請收還李益輔等三臣譴罰之　命特罷〇六

月叅摺紳討逆䟽就理旋放〇八月叙拜文臣兼宣傳官〇九月拜應教違 名罷〇叙拜副應教以議謚事上䟽引嫌時因故左相宋寅明議謚督公出公以文敏議上改以忠憲公遂引嫌十月拜議政府舍人〇拜副應教叅本館錄圈點辭遆〇十一月拜成均館司成〇拜輔德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〇拜應教

丁卯公五十歲正月上歲首陳戒劄〇二月辭遆〇叅考監試會試以壯元變改事復逆罷職〇子公輔中進士會試〇叙拜應教〇三月陳情乞郡潟請〇四月拜兼輔德〇拜輔德〇五月拜忠州牧使〇

九月拜弼善 時左議政趙顯命奏曰近日東宮書筵頗勤此正長進之時講官當別加遴選以責輔導之效也 上問其人大臣以公對遂 命內遷仍有宮官久任之教 十月拜應教兼輔德東學教授違 召罷○叙拜兼弼善○拜輔德違 召罷○差訓局郎廳

戊辰 公五十一歲 正月拜輔德○差 肅廟御真摹寫都監都廳○拜中學教授○二月用都監勞陞通政◎三月拜掌隷院判決事○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違 召罷○四月叙拜右副承旨因大司憲李宗城上疏有 啓辭仍違 召罷○七月哭子公輔○八月孫麟耉生○叙拜谷山府使○十二月丁

贊成公憂

己巳 公五十二歲 六月哭子婦安氏

庚午 公五十三歲

辛未 公五十四歲 三月拜判決事以縣道陳辭疏 時公在揚州墓舍 ○六月拜刑曹參議尋辭遞

壬申 公五十五歲 三月寫進 懿昭世孫哀冊文○五月差承文院副提調○以哀冊書寫勞陞嘉善○陞差承文院提調○拜成均館大司成○八月拜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十二月拜同知春秋館事 時上幸彰義宮下小紙 諭以傳禪之意公從侍衛進諫 上特除公同春秋往考江都實錄盖考國

朝故事也公同百官庭請不行 上屢促之終不膺 命

癸酉 公五十六歲 二月拜禮曹參判○六月拜藝文館提學○八月拜成川府使未及赴坐事罷○九月叙拜禮曹參判弘文館提學○入監試會試試官○十二月製進 仁顯王后加上 徽號玉冊文○拜弘文提學

甲戌 公五十七歲 正月以堂錄不膺 命坐罷○三月叙拜弘文提學○四月拜奉常寺提調○拜禮曹參判○七月拜弘文提學以在外遞○八月拜安岳郡守將赴薦拜 元孫輔養官公與閔公遇洙被薦十一月

拜兵曹叅判〇行相見禮于養正閤

乙亥 公五十八歲 十二月奉 教撰進鄂王信公碑文〇五月差闡義昭鑑纂修廳堂上〇七月拜同知成均館事〇十一月製進闡義昭鑑跋文〇十二月差備邊司提調

丙子 公五十九歲 十二月拜藝文提學〇製進老菴同春兩先正從享 文廟 教書及頒 教文〇拜同知經筵事〇五月製進 昌陵丁字閣重建上樑文〇拜 世子左副賓客〇拜兵書叅判〇八月夫人崔氏卒〇閏九月拜司憲府大司憲〇十月拜

尚衣院提調○命進見　元孫三日一次○十一月拜大司成

丁丑 公六十歲 正月拜　元孫師傅○三聘夫人金氏 士人錫泰之女 ○九月拜藝文提學○十月陳情乞郡旣許旋寢　特賜米帛　命調公從子公弼守令代公便養○賜虎皮 上命公入侍 召元孫指公問曰誰也元孫對曰南某也 上喜曰汝於六歲已知君前臣名之禮也仍謂公曰元孫德性漸長見此宗社之幸而卿之力也遂賜虎皮曰皐比之賜欲令元孫知師道之尊非爲卿也爲　宗社也仍感涕顧元孫曰予爲汝留師傅 十二月拜戶曹參判

戊寅 公六十一歲 五月拜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時上命

薦文衡前大提學尹鳳朝老未赴朝堂用盧蘇齋守愼李澤堂植故事陳章獨薦公 六月行都堂錄○拜同　經筵以賓對不叅罷職○七月叙拜　元孫師傅典設司提調○還差備邊司提調○因李潭書並堂錄叅圈諸臣罷職○叙拜元孫師傅○還差承文院提調○拜同知敦寧府事○八月乞暇省大夫人于禮安縣衙○十月拜工曹叅判○十一月以文衡薦事出補蔚山府使 時上促文衡新薦公屢召乃進薦入上削薦首李存中名出補公 ○子天喜生 二歲而夭

己卯 公六十二歲 正月　命內還拜藝文提學○三月以

式年生畫試官違　名徒配鐵原府○六月　宥

還○十一月拜右副賓客

庚辰 公六十三歲 正月拜安邊府使○四月入金剛山一旬而返○九月丁母夫人沈氏憂○十一月子公轍生

辛巳 公六十四歲 十二月孫鱗耉娶婦尹氏

壬午 公六十五歲 十一月拜同成均○十二月拜掌苑署提調

癸未 公六十六歲 正月拜禮曹參判○六月拜成川府使

甲申 公六十七歲 十一月因事罷歸

乙酉 公六十八歲 十二月拜 世孫左副賓客○五月拜藝文提學○七月 特除知中樞府事 上以公十年文衡且教世孫有功有是命 十二月拜刑曹判書

丙戌 公六十九歲 正月拜歸厚署提調○拜大司憲○八月陞正憲 上命儒臣讀小學至呂榮公德宂成就事仍教曰世孫成就專由於教導之力南某朴聖源並特加一資 九月拜左副賓客○十月進八箴于 王世孫○差承文院提調○十二月用朱子六十九歲臘月告老故事陳疏請致仕

丁亥 公七十歲 正月入耆英社○三上致仕疏蒙 允仍命賜衣資食物 親臨宣麻 時同公致仕者又有朴聖源金尚翼同日

宣麻面賜詩命進箋以謝御詩及教書箋文作為一卷命公撰跋文芸閣印出入于大殿東宮分賜三臣又命蔵五處史庫○初公十歲時丁亥見人奉朝賀官銜題其傍曰此吾官也及至回甲丁亥公果致政事若有前定焉同朴公聖源入對于尊賢閣○十二月陞崇政上幸靈壽閣命耆社諸臣入侍賜酒仍命入侍者臣並加資

戊子 公七十一歲

己丑 公七十二歲

庚寅 公七十三歲

辛卯 公七十四歲

壬辰 公七十五歲 正月因明史事罷職時命史局纂輯明史公嘗

有所著 明書正綱十五編至是纂輯諸臣多以是書紀載簡而書法謹請以此行之 上命徵藁入 命侍臣讀 太祖紀至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上曰南某亦 皇朝臣子何其直書殺字乎又 命讀 弘光紀至帝在南都 上驚曰書法若此則必大生事於國家遂 命公洗草用李仕魯事遷公不敘之典頃之乃 命敘 便殿入侍公後因此事裁疏未果 上疏在原藁 十月製進 明聖王后追上 尊號玉冊文〇十二月子公轍娶婦韓氏

癸巳 公七十六歲 正月 陞崇祿 以 聖壽八十推恩耆老公與焉 七月十三日卯時 考終于榮老堂草洞本第 訃 聞 上輟視朝親製文成服日 遣禮官致祭賻賜如例 王世孫遣宮官弔賻侍講院說書朴相來奉令致弔 九月十日葬于

廣州石馬鄉栗里負甲之原 元配夫人兪氏繼配夫人崔氏祔○公嘗有自誌藏之于隧

戊戌

今上二年 九月 命印文集遣承旨致祭 傳曰故奉朝賀南有容非特甘盤予自學語時受學于此重臣聞其子年長特為召見念舊愴深其詩文尙未刊出云此則當令芸館印給而其家遣承旨致祭貞敬夫人則衣資食物令該曹從厚題給亦令禮官使之存問○禮曹佐郎崔大奎奉 命來存問

己亥

今上三年 十一月 命議諡 傳曰故南奉朝賀自予學語時受學矣予之淂免魚魯實賴此人之力也以是向者取見詩文令芸閣提擧校刋矣伊後未遑拖至于今殊非印給之本意其令本閣從速印出因此思之此重臣贈諡似未及爲之矣又非予尊師念舊之意令弘文館諡狀催促使之從近議諡 十二月 賜諡文淸 副應教趙尙鎭撿詳

金宇鎮議諡首望文清勤學好問曰文避遠不義曰清副望文貞文上同清白自守曰貞末望文簡文上同一德不懈曰簡議上首望受點○傳曰南奉朝賀弛諡使之從近為之聞其家清寒無甔石之資其孫麟著已滿筮仕之年云故師傅家豈無蔭補之政今日政相當稟調用

癸卯今 上七年 二月 降御製序文印文集傳曰南奉朝賀文集才命校正御製序文昨年亦已親撰以下矣今則外閣寶鑑印役告成奉朝賀文集從近印出事分付畢役後當須給本家仍為致祭以此分付 五月文集成 遣閣臣致祭傳曰南奉朝賀文集印役今既訖功致祭日子以二十九日為之致祭日所印文集二件奉命閣臣賚頒傳于本家致祭時執事官先讀祭文奉命閣臣仍又宣讀序文事知悉閣臣則監印閣臣進去

終

致祭文

維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七月十六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朴鎮宇 諭祭于卒奉朝賀南

有容之靈嗚呼惟卿宜寧盛族庚年謁 聖晚登

科甲玉署銀臺序陞宰列躋于八座資至崇祿是

誰之孫三館提學嗟我卿兄將命曩昔其年節製

名登第一尚今思焉卿年七耋相報之理其義不

忒耆社未幾休致晚節豈意今辰遽至奄忽卦疑

非真予甚悼惜若禮賜祭其文親綴靈豈其昧感

予歆酌

維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九月二十四日
國王遣近侍臣左副承旨徐有防 諭祭于故奉朝
賀南有容之靈沖澹性真孝友行敦詞學淵源文
憲肖孫二難令譽一代高標晚捷巍科事我 先
朝玉署銀臺遍歷華班言多啓發函盈琅玕逮陞
亞卿即主文盟詰尚體簡士服鑑明世方澆漓獨
守澹泊懸車閉門床帙樽酴藐予沖齡契托甘盤
輔養導迪一出忱丹 先后是嘉 衮襃屢摯推
予資益獎卿端粹盐梅譬隆臯吪 恩曠 玉音
在耳於乎可忘前後進秩簡由輔導履茲初元溯

昔興悼掐見卿子尚有典刑編付剞劂協逮傳令
爰遣近侍泂酌是斟不昧者存庶斯來歆知製教申應

顯製

維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五月二十九日
國王遣原任　奎章閣直閣徐咢修　諭祭于故奉
朝賀南有容之靈卿於寡人實兼盤說至誠訓迪
終始如一諄諄牖蒙不激不驟兩儀四象手指口
授自從文字勉之立志曰帝王學與匹庶異主經
翼史博約會通為傳為賓披腔輸衷逮卿騎箕仳
川無梁臨遽緬想何日可忘卿姿近道餘事文章

陶性薰德若宣宮商受用不盡御于家國紀功太常美謚乃錫軫祀錄孤咼云稱情遺稿三復怳對儀形文以弁首鋟梓布廣元良定蹄孰膺輔養伊人之思竊寀罙切伻官奠斝辭則躳綴

